

他是一位浙江籍鞋商，三十出头的年龄，清癯儒雅。他说他的学历只是大专，但我知道，在我熟悉的众多鞋商中他已算得上是高学历者了。

认识他的时候，是在上海的一家大型商场，当时他为自己经营的一个女皮鞋品牌打进商场销售渠道，正在与商场经理磨嘴皮子。或许是牌子的知名度不够抑或是公司的规模太小了，总之，从经理不屑的神态中看得出，其实他已被婉言拒绝了。而他，显然也不是一个能说说道道的

人，说着说着居然嗔嘴了，脸红到了耳根，模样像个羞怯的大男孩。这时候，我的出现似乎给了他们一个台阶，经理马上将话题转移到我这里：你们是搞行业杂志的，懂行，林老板的产品不错，但还需要作些先期宣传和形象上的包装，关于这方面你们可以谈谈。在我看来这不过是几句开脱之辞，但这位林老板却听得极其认真，并不住地点头，表情几乎虔诚，一刹那，我被他真诚的态度所感动，甚至还有一种恻隐之心。

几天后，应林老板之邀我去了他的公司，他在自己的办公室接待了我，依然是一副略带腼腆的书卷气模样，而办公室的“干净”也让我印象深刻，雪白的墙面上居然不悬挂任何字画，惟有数盆兰花在透过窗帘的碎阳下，清逸素雅，默默吐芳，恰如主人质朴无华的秉性。有了前因，我们的洽谈自然是十分通畅，一年的宣传合约很顺利地签署了，按照合同要求，林老板先支付了上半年的经费，余款将在当年的六月结清。记得这是早春二月的一天，阳光明媚，我们的心情都很愉悦。

四月初，因为有一篇稿子需要林老板确认，我传真过去，不见回音，电话过去，接电话的是一个女人，一问方知是林老板的妻子，她告诉我林老板病了，她是特地从家乡赶来为他打理公司的。我询问病情，她却支支

吾吾，只说是脖子后面长了一个瘤，我问住哪家医院，她又生怕我去探望，连忙阻止，说小林是个很敏感的人，你们都去看他，他会以为自己是得恶病的。这样的言语让我忐忑。二月里的笑容还历历在目，那时候，他看上去还是那样的健康。

转眼间到了六月，却传来了林老板出医院的消息。果然接到了他的电话，约我去他公司一趟，我不禁松了一口气，毕竟他的健康还关系到我们是否能顺利地合作下去。那一次我们的见面相当仓促，因为有不少人在等着他办事，他的脸苍白得有些异样，人也消瘦了许多，他拿出一张支票递给我，带着歉意解释道：“这是一张期票，要到九月才能兑现，眼下公司资金周转困难，我们九月份有一笔货款进账，那时候该不成问题了。”显然，这是一张信守合约的期票。后来才得知，其实他早就知道自己病得有多重，那几天是他不顾家人和医生的反对，坚持跑出医院，处理一些未了事宜。

那一年夏季，台风刮得凶猛，八月的天气仿佛早早入了秋，漫天飞舞的落叶打在脸上生疼生疼。一纸淋巴瘤转移的诊断，让现代医术乏力，带着对亲人的无限眷恋和对事业未了的心愿，年轻的林老板还是走了。

出乎意料的是，九月的一天，突然接到一个电话，是林老板的财务打来的，她说那张期票可以送交到银行去了，并说这是林老板特意关照过的，支票压久了容易忘记，到时候给你们提个醒。挂上电话，良久，我的心情难以平静，我甚至有一种冲动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真想扣下这张支票，为的是，纪念这样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。

在我们接触的许多企业经营者的中，有的在墙上挂着“诚信”，有的则要求在他们企业的文稿中写上“诚信”，事实上，在具体实施中未必能做到诚信。而林老板却以他自己的行为和人格工工整整地写下了“诚信”二字，这样的品行，让人敬仰。

一中年男子因双下肢麻木，走路不稳，在一些医院看了3个月的病。有医生疑为多发性神经病，用药治疗后病情无明显改善；有医生疑为腰椎病，作了腰椎磁共振检查也无结果。他来我院，正好是我接诊，他说自己行走时踩了别人的脚却不知道，此话引起了我的注意：这分明表示病人的深感觉已丧失。这时一个古老的诊断浮出了我的脑海——“脊髓痨”（梅毒螺旋体侵犯脊髓的特殊名称）。然而，面对医生“有没有冶游史”（一夜风流）的询问，病人一口否认，但经医生详细的神经系统检查和进一步耐心的开导，他同意做性病的血液检测。检测结果不但显示梅毒强阳性，连HIV（艾滋病毒）也是强阳性。如此，这一男子的诊断终于浮出水面，他根本不是多发性神经病，而是一例神经梅毒合并HIV携带者。

梅毒是一种慢性传染病，过

夏天

里放入油，搁点姜末。肉末快熟之时，放进切成段的酸豆角，洒点干辣椒粉，翻炒一番，“酸豆角炒肉末”这道菜算是完工了，可谓简单快捷。盛夏之时，有又酸又辣的“酸豆角炒肉末”相伴，开胃解馋，咽下一两碗饭是绝对没问题的。

记得我当年随一个电视剧组在长沙大街小巷拍戏，地表温度42摄氏度以上，大家大汗淋漓地奔波忙碌，热得大家都喘不过来。每天中午，又一村饭店的“酸豆角炒肉末”盒饭最受大家欢迎。大家一边抹汗，一边嚼着“酸豆角炒肉

我想，一座城市的灿烂文明，是一代接一代人创造的成果。要再创辉煌，仍然需要老城里面和新城里人协同努力。其中，作为《地主》的老城里人有N个理由，应该付出更多。听多位朋友说，上海和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的其他城市，也存在在「让座多是外地人」的情形，这篇拙作或许可以对城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，提供一个观察与思考的《引子》。

那是上世纪70年代的事了，那时我在房管所工作，管着这一带的胡同。

那时，许多艺术家还在家赋闲，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吴素秋先生就是其中一位。因为每年有4次房屋安全检查，因此我每年就要4次到吴素秋先生家进行安检。当时吴素秋先生住在西单灵境胡同路西19号，姜铁林先生还健在。每次我到她家里，吴先生总笑脸相迎，跟着就朝屋里喊：“咳！姜头，来客啦，沏茶……”屋里也应声道：“是了您哪，吴头，哪位贵客呀？哦！徐师傅，里边请……”第一次去时我感到很纳闷，笑着问吴先生：“你俩怎么互相叫‘头’呢？真逗。”吴先生笑答：“他管着我啊！当

神经痛等。本例病人病变以脊髓后束和后根为主，是脊髓痨的一种表现。病人下肢深感觉减退甚至消失导致踩地如踩棉花，感觉性共济失调，表现为典型的闭目难立症（即闭目时身体明显摇晃睁眼时好转），跨越步态，腱反射引不出，充盈性尿失禁，阿-罗氏瞳孔（双侧瞳孔变小，不等大），肢体会出现闪电样般激烈疼痛，男性患者阳痿多见。

近年来一些病人的生殖器竟然像本例病人一样一点症状都没有。专家估计，出现这种现象可能与现代人频繁使用抗生素有关。本例病人的另一个特点是神经梅毒合并HIV，这是现代STD的又一特点，即合并感染。

梅毒是一个可治疗的STD，一旦诊断确定，即进行抗感染的规范治疗，疾病是可以控制的。本例病人治疗后血液的指标很快下降，但神经的体征却没有明显的好转，说明神经系统的修复和再生能力比一般组织弱。（作者为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）

末”，胃口大开，下午的活儿干得更卖力。而今，我面对北京35摄氏度以上温度就不敢出门，畏热不已。一则少了年

酸豆角炒肉末

少时的活力，二来缺了一份“酸豆角炒肉末”的鼓励啊。只因水质差异，北京的水碱太重，根本泡不出酸豆角的好味。偶尔，我在超市买现成的四川泡菜中的酸豆角，再加上肉末，做一道“酸豆角炒肉末”。北京的湘菜馆一般都有

起作用。风，或闭目养神，或往窗外观景。总之，精神因素在主动让座；而一些老城里面人则缺少这种积极向上的动力，多了些许老资格、啥也无所谓的情性，于是，任凭车上广播“请给老弱病残者让座”，他只当耳边风，或闭目养神，或往窗外观景。总之，精神因素在起作用。

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？我的揣度是，外地人大多前来城市寻找谋生机遇，面对如此繁荣、如此古老文明的城市，心里想的是要站牢脚跟，就要学会谦让，融入新的环境，于是，就在行动上自觉表现出来，排队上车，主动让座；而一些老城里面人则缺少这种积极向上的动力，多了些许老资格、啥也无所谓的情性，于是，任凭车上广播“请给老弱病残者让座”，他只当耳边风，或闭目养神，或往窗外观景。总之，精神因素在起作用。

然叫‘头’了。”姜先生接话说：“您评评理儿，我要是头儿，能喊我沏茶吗！”听了这话我们都笑了。

为了检查房子的柱根是否糟朽，我建议吴先生把靠在墙角处的榻挪开。吴先生笑道：“徐师傅，您还真懂，好多都管我们家这榻叫床。”“您忘了，我是木匠啊。”我笑道。检查完后，“姜头”早已把茶沏好了。我赞许地说：“您这榻可真是好东西。”姜先生不无自豪地说：“您知道当初买这榻时多少钱啊？现大洋1000块！我买这所房子才1000块。它是一整根木头弯弯曲曲盘下来的。那木头长一点，盘一点，您说做这榻的人几辈子才能盘下来呀！干这行当的都是爷爷盘了孙子吃，一代代往下传。”“那您这大院1000块可是便宜。”“是啊！我这院儿是快解放才买的。那时候国民党兵败如山倒都往台湾跑，这院子是从一个国民党军长那里买的。当时人家要1500块现大洋，我还真没那么多，我倒不是想坑他，我的确只有1000块，他等不及就卖我了。”

我们聊得正热闹，无意间，我看了一眼屋顶，

每菜配把勺

潘静珠

“酸豆角炒肉末”这道菜。虽然这是一道不需要复杂工艺的菜，但愈是简单的东西，愈容易显出优劣之分。有的酸豆角没泡好，酸得不地道；有的肥肉末太多，显得油腻；有的调料配置不当，咸淡不匀，色泽或过浓或过浅……

川菜馆也有“酸豆角炒肉末”一菜，也许因为川菜有“干煸”的传统，川菜馆时常将酸豆角也干煸一把，再加上花椒这种经典川菜作料，我这个湖南人一吃，总觉得和家乡的“酸豆角炒肉末”相隔了千万里。相比之下，我仍然认为

心难平。起身让座者，多为外地人。”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？我的揣度是，外地人大多前来城市寻找谋生机遇，面对如此繁荣、如此古老文明的城市，心里想的是要站牢脚跟，就要学会谦让，融入新的环境，于是，就在行动上自觉表现出来，排队上车，主动让座；而一些老城里面人则缺少这种积极向上的动力，多了些许老资格、啥也无所谓的情性，于是，任凭车上广播“请给老弱病残者让座”，他只当耳边风，或闭目养神，或往窗外观景。总之，精神因素在起作用。

发现在这两间房的客厅中央，包厢跨空挖的正中位置竖裂了一道口。我顿时聊兴全无，话锋一转问姜铁林：“我想打开这包厢挖看看。”因为打包厢不仅破坏了客厅美观，还会弄得满屋尘土，我看出他们不称意，连忙说：“看完了再用白灰抹好，您看怎么样？”一看我坚持要看，两人商量后才同意了。

如今小区行路难

这一看不要紧，横跨整个屋顶的大柁横面已断开一半了，我不禁吓出一身冷汗！偌大的一架跨空柁要是断了，后果只能是房倒屋塌。我没声张，赶紧从衣兜里拿出钱，请吴先生帮我到街上去买盒烟。把吴先生支走后，我让姜铁林上去看了看，待他下了梯子就说：“徐师傅，没断下来，真悬哪！

前不久，我应邀前往某酒店赴友人的婚宴。在品尝美味佳肴之余，让我感受到餐厅服务的细致和饮食文化的人性化。席间你会发现偌大的场面，每个餐桌上每道端上来的热炒盘中都配有一把精致的勺，那是给食客用餐时公用的。

这种细节无疑为吃中餐的饮食习惯注入了文明和健康，也让觥筹交错的食客之间避免了共同用餐时的尴尬。我以为值得提倡。

细节

湘菜正宗“酸豆角炒肉末”更鲜嫩些。初来北京之时，与一位长沙老乡一起吃饭。他吃到“酸豆角炒肉末”这道菜时，不由感叹道：“从湘菜，就可以看出湖南人不富裕呢，像‘酸豆角肉末’，都是家常菜。但也可以看出湖南人的聪明，平常的食材，生生做出卓绝的口味，让人流连忘返！”

确实，没有生猛海鲜，没有奇珍异兽，湘菜就像“酸豆角肉末”一般平常得很，出现在逼仄小巷里老百姓的饭桌上，也出现在大小饭馆，却闪烁着湘人的质朴精神和生活智慧。

让座多是外地人

杨文杰

本人经常年在苏州乘坐公交车，发现让座的多是外地人。这不，今晨应友人邀请喝茶，登上车，刷完卡，没走几步，一位少女立即起身，对我说：“您老坐！”我谢着接受了她的帮助，心中涌动着感激之情。姑娘满口外地乡音，是进城打工的“新苏州人”。

陈明作

今宵灯谜

陈天伦
荷尽已无擎雨盖
(四字高尔夫用语)
昨日谜面：棋后与歌后相会（字一）
谜底：欺
(注：“棋”与“歌”的后写笔画分别为“其”与“欠”，故扣)

徐师傅，该怎么办，我全听您的。”我立马叫来两位师傅，临时用一根很粗的柱子顶在客厅正中央的大柁下。支顶好之后，我心里的石头才算落了地。买烟回来的吴素秋先生听“姜头”讲了后，对我说：“好悬哪。徐师傅，现在我才明白你为什么让我帮您买烟了。”

吴素秋先生早在解放前就是一位很有名气的角儿，说起十三妹，老戏迷们都首推吴素秋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使她家的私宅成了大杂院，可他们和邻居们的关系都很融洽。尽管我们和他们两口子都很熟了，但没听吴先生唱过，那时也不允许她唱戏。1976年唐山地震波及北京，中央派解放军帮助老百姓修房子。为了感谢解放军对人民群众的帮助，在街道居委会组织下，专门为抗震救灾的解放军在灵境胡同花园大院举办了一场晚会。只此一次，我亲耳聆听了吴先生演唱了一曲“革命样板戏”，是《红灯记》里李铁梅唱的“听罢奶奶说红灯……”